

回憶

王大曼

南加州校友會於二零零零年成立以來已過了二十年，我於二零零三年才加入會刊組，也是該會最年長的委員！校友會成立以來，得到各地校友熱烈響應，北加州、德州、澳洲、香港——先後成立了各地的知用校友會，證明了知用母校作育英才不遺餘力！校友遍佈全球各地，我在此深深感謝母校的栽培！

校友大多數是來自越南，對《西貢》當然很熟悉！但我相信一些在西貢《解放》前便離開的校友，必定不知道《西貢》在《解放者》統治下我們華人的生活情況。下面是我一九八零年在台北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工作時刊登在“中銀簡訊”裏的一篇回憶錄：

一九七五年四月廿八日是我在中國銀行工作以來最難忘的一天，也是舊政權在越南所有銀行營業最後的一天。早上八時，當接送我們職員的巴士把我們送到銀行時，只見擠兌的顧客已把整個營業大廳擠得水洩不通，令人望而生畏！連日來，因為時局動盪，許多顧客都要兌現，銀行的現金出現短缺，讓我們難以應對！我工作的部門擠滿手持護照和機票的人，他們的臉上都帶著焦慮的表情，不停的懇求我們趕快辦理他們的兌現申請！我們的單位連科長在內只有六人，面對數以百計的顧客，真的是應接不暇，手忙腳亂，桌面上的紙張、文件，堆積如山，打字機、計算機聲加上嘈雜的人聲和外面穩約傳來的隆隆炮聲，當時緊張和焦慮的心情誠非局外人所能瞭解，眼看別人正在換取外幣出國而自己在兵荒馬亂中還得堅守崗位，真的是有口難言！中午加班工作時，得知局勢更危急，共軍已接近西貢外圍，下午，二時忽聞轟然巨響，大家下意識往辦公桌下躲避，後來才知道總統府遭轟炸，該處離我們銀行不遠！真是驚險。不久，又聽到下午七時緊急戒嚴的通告，銀行提前下班。那天晚上，我們聽到的全是軋軋的直昇機和此起彼落的隆隆炮聲，局勢混亂到極點！第二天，有些人登上美國大使館屋頂的美軍直昇機，或去

新山一機場搭飛機，或到頭頓外海搭美軍戰艦撤退，而阮文紹和許多越南將領也先後出國，留下的楊文明宣佈無條件投降！讓共軍長驅而入，越南共和國就這樣淪入共軍手中。

淪陷後的第二天是五一國際勞動節，各機關、單位、工人，學生都接到要去參加勞動節大遊行的命令，我們也不能倖免，同事們見面時面色凝重，互相打探消息，沿途見到坐在坦克車上勝利共軍得意的笑容，與我們不知所措，愁眉苦臉的面貌成一個鮮明的對比！我雖然不是越南人，但是在此長大和工作，已把她作為自己的第二故鄉，勝利者說是《解放》而我們就有《亡國》的傷痛！在新政權的管控下，還能自由的生活嗎？今後何去何從？這是我們見面時的對話。在茫然的面容上我們找不到答案！

第二天，去上班時，我們被《軍管委員會》的人召見，告知要填寫一份履歷表，其中除個人資料外，連祖宗三代也要交代！而且還通過不同主管分多次收取，目的是要比對看看我們是否瞞報，漏報，給我們帶來巨大的精神壓力。通過履歷的審查，我們便去參加一個為期三天的《政治學習班》，聆聽共幹清算舊政權的不是，“美帝”的罪行！為解放軍歌功頌德——讓我們聽得敢怒而不敢言，足足被疲勞轟炸了三天。此後，我們回銀行上班，然而大家都心驚膽跳，恐惶不安，日子很不好過。直至一九七五年六月廿五日，國家銀行要我們呈報資產和負債，不厭其煩的要我們呈交資料。問東問西，而且朝令夕改，搞得我們頭昏腦脹，啼笑皆非！其實他們的目的是要沒收存款人的資產而要去追收借款人的欠債。誰說他們剛從荒山野嶺走出來，不會做這種包賺無蝕的生意-----！！

屈指一算，這些發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往事，至今已有四十多年，人生如夢，歲月蹉跎！我舊事重提，是要和大家一起來《憶苦思甜》，希望校友們能好好珍惜當下自由幸福的生活！享受溫馨又從容的晚年！